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神夢

凡四十六則

孟氏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誠之所動雖天地且為昭焉况於鬼神乎况於夢寐乎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惟獄亦然徵之神

仁獄類編 六卷之十六

乙 一直方堂

而神應質之夢而夢符非精誠所極我之神通乎神之神神之神通乎人之神而人之神又通乎我之神即此精誠者之所為鬼神夢寐也不然而桑田以為神神斯妖矣豎牛以為夢夢斯孽矣何可以是用獄哉是以君子當先務其感鬼神乎夢寐者無徒以鬼神夢寐為也爰彙神夢

呂光夢督郵

呂光僭即三河王位時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

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矐見夢于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私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小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覈之，果如夢。光怒殺興。

### 筮夢得馮昌

符融爲符秦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一直方堂

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中。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非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

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文恭夢吳姓

宋胡文恭公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仁獄類編卷之十六。直方堂。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寢。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詞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

周君祝憑娼

宋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茂震。以威風峭直聲震郡縣。嘗乘舟按部。遙見水上若婦人。長尺餘。衣袂蹁躑。迎舟而來。洎相近。容色摧慘。類有所

訴及相去咫尺。忽不見。疑偶然也。次日所見復然。其色益慘。周謂必冤魂欲伸吐。遂停棹。卽近縣拘一娼。須語言警慧者。衆莫測所爲。旣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娼一言。吾爲汝直之。須與娼凜凜改容。哀且泣。聲音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人。謀財已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隨錄其語。密檄彼郡。捕得兇民一鞫。具伏。遂寘諸法。

### 默思得殺人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四

直方堂

宋程卓休寧人。淳熙間。知龍泉縣。民有遇害而失其身首。莫知孰殺之者。卓燕坐默思。恍若有見。曰。只尋親人呼其妻問之。曰。汝知而夫平日與何人惡。婦沉吟久之。曰。嘗與伯父。因競墳土有恨。乃執其人。遣吏搜其家。得衲衣一件。持示其妻。一見號泣。曰。此卽手所製與夫者也。復詰其人何從得此。始駭服。遂正其罪。

### 直卿夢投井

宋黃幹字直卿。寧宗時。通判淮西軍。淮西帥司檄

幹鞫和州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旦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于廢井得屍。

### 西山辯殺僧

宋真西山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生子，年二十餘，屢謀于所厚者欲殺其父。時西山以精明稱，所厚者恐累已，赴官首之。喚其父母問之，亦云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卽準伏。索到鼠尾刀解官。仁獄類編卷之十六。五。一直方堂。

問其故，則卒無說。喚問其鄰里，亦云嘗挾利刃，其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並無他故。獄已成，西山疑之，改送府院推勘，亦如前款。西山終疑之，展轉年餘。西山一夕炷香告之天地神祇，夢神告之曰：「此無怪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了。」西山旦起，未遑他務，首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來，前做甚麼事？」來此事，我知已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二十年前有馮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

度牒某貪其財物殺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廚中。西山乃委官籍其家產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並釋放。入府禁審其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曰。彼爲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西山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如何。其子曰。某不會做甚生計。西山曰。你若做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馮山出家去。西山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年也。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六

直方堂

張洽夢傷痕

宋張洽。理宗時。改袁州司理。叅軍。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假寐得袁大

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皆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旣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

成都府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効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拷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墜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七一 直方堂

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若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

### 唐恪訪得屍

宋唐恪爲郴縣尉民有被害而屍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不將爲君累



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吏俾無辜。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屍。遂獲真盜。

### 蕭倅理僧寃

宋咸淳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供琴。屢求之。僧不與。未幾。權守僧遂鋸爲四。自留其二。以二遺蕭。蕭斲爲二琴。自留其一。以一遺時相。葉夢鼎。葉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哀怨聲。蕭遂探訪寺中。有某僧身死。不明其行。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舖。遂捕之。以至鞫勘。乃知殺僧而負其衣鉢也。遂服辜。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直方堂

### 田滋得火藁

元田滋。大德中。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彘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彘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于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

張彧得釋

羊角風得寬

元張毅字彥弘大德十年尹績溪十一都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毅以事道經谿側忽羊角風擁馬首旋不已毅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多異物憑附豈比丘有靈邪祝期三日必索賊爾者償爾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

禱神得首賂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九

直方堂

元觀音奴泰定中知歸德府彰德富商任平抵睢陽驢斃令郟乙剖之任以怒毆郟經宿而斃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郟非傷死反抵孫罪寘之獄王來訴寃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謂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郟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于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郟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陽首曰郟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

詰巫歸王田

元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賂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十一

直方堂

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

禱神得姓名

元劉秉直爲衛輝路總管賊劫汲縣民張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連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

郡守辯卜解

元西川費孝先善術數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

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敎住莫住。敎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敎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夫歸。將致毒謀之。旻旣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先洗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浴。重易巾櫛。旻思曰：敎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肯。自浴。夜半反被害。旻驚駭罔測。遂獨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十一 直方堂

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略無驗。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道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旣辨。云誠遇明卽活之證。與

### 廉訪檄城隍

元廣州某大家交結上位。而蔑視邑官。嘗私繫一逋債者。逃之。其家誣以致死。訴官取屍。時邑尹王

某有私忿于大家逮至拷楚勒令招承輒復異詞  
大家雖竭力營救而王尹亦百端究竟累經省憲  
審覆展轉數年不得明白廉訪趙某抵任首及此  
事聞本州城隍及判官靈異移文兩紙及紙錢至  
廟焚化喚廟祝責限三日報應三日不報應則廟  
祝決二十七下判官決三十七下越一日大家于  
圈圖中呼曰其人將到矣可疏我明日逋債者詣  
廉訪衙呼曰我某人也雙手如縛抱頭不釋問其  
故曰釋我縛容言之趙曰請城隍釋其縛其人遂  
仁獄類編 大卷之十六 十一 一直方堂

鬼訴得殺妻

元張楨除高郵縣尹守城千戶狗兒妻爲其小婦  
所潛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屍  
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卽其所發土得屍拘狗兒及  
小婦鞫之皆伏辜

子襄發盜牛

國朝謝子襄名堯江西新淦人洪武間知青田縣

有盜竊牛鬻于市者將屠牛掣縛奔赴于襄階下  
俛首如訴襄逮屠牛者按得其實寘盜于法

### 檄神得庫盜

謝子襄陞處州知府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卽投檄  
城隍神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轉墮市中  
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獲盜正其罪

### 尾蠅得商寃

周新先爲雲南按察使初之任時道上蠅蚋迎馬  
而聚尾之見一暴屍惟小木私記在乃布商也收  
之及履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卽劫布賊也  
悉以其贓召給布商家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  
也

### 風葉得婦寃

周新在浙江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  
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新悟曰此必寺僧  
殺人埋其下寃魂告我矣往發之得婦人屍僧卽  
款服稱爲神明

### 聖煙知謀害

陳琰江都人貢入太學選授監察御史嘗巡按雲南每出入則凝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閉諸後堂復遣人給取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路引一紙乃呼其家長出訊曰汝于竈所謀害江西人某因取其貨其人卽伏辜蓋屍瘞竈下琰出入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

### 因夢得潘英

文林知溫州府元日有人被殺死者其家赴愬乃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古一直方堂  
禱之于神夢鷹將三雛被風翻巢墮地心計郡有潘英者殺之訊執遂服

### 夢麥得婦私

兵部尚書石璞初臬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壻偕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拷掠遂自誣服曰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出囚問曰爾詞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

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于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麥字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着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云。

禱夢得僧姦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十一  
直方堂

都御史黃紱嘗爲四川叅政。如崇慶。忽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祠牒。卽塗醋。聖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姦。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夢得羅鎖兒

天順間太原王鑑由御史率同列刻石亨被罪貶知膚施縣先是縣民劉大爲盜所戕及其妻女莫知其主名公禱于神忽夢張網四維中係一子旁有人曰此殺人賊也覺而曰四維者羅字也中係一子得非羅鎖兒乎密遣吏訶其姓名果得之執以詣縣一訊遽服遂寘于法一縣稱爲神明

得夢決疑獄

陝西人王錫祿幼讀書未成娶妻生子將有十歲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六一 直方堂

其父與銀一千兩前來山東種鹽得利甚多錫祿遂娶樂妓二人長曰夭夭次曰綦綦又與義男王恩王惠各娶媳婦皆有美色錫祿日夜歌飲淫戲無度不及二年遂成勞症自覺難愈乃使王恩寄書去家叫伊子王一夔同來有伊兄王錫爵係生員見書中銀數甚多遂先來令王恩與一夔後來錫爵見弟錫祿病篤涕泣謂曰賢弟在外日久營利甚多皆是辛苦中來不幸有疾萬一不起可無一言以告父母乎錫祿乃執兄手亦泣告曰愚弟

遠遊有失孝弟聞兄辛苦一言雖勞不怨甥兄與  
我將原銀一千兩奉與父母代我終身之養其餘  
利息家財幸得我兒一夔與姪一臯二分均分我  
雖死亦瞑目地下矣言未畢氣絕其兄痛哭之後  
卽叫樂妓之母將所用衣服併二女人責令領歸  
本家其餘銀兩將五百兩放在一匣又將不知數  
銀密藏一處止存銀一百兩金首飾二副隨身使  
用急顧車一輛載棺西還行曹州東關成家店內  
宿下夜半被推車人將銀一匣偷去錫爵知覺遂  
與店家同稟州官州官與錫爵同鄉卽差快手一  
名李彪隨錫爵跟捕賊人至一大集開河住在張  
善店內錫爵每夜在外宿歇店主亦不知爲誰一  
日復使快手李彪前往濟寧密訪又恐快手作弊  
隨使王惠同去當夜一鼓時分有人自房上下來  
將錫爵就卧中殺死得財開門而去店主驚起遂  
往前房尋問錫爵不意快手因遺下腰刀回來取  
刀適遇店主在內快手問曰是誰店主曰我聽夜  
間門響故來尋問先生不見快手往牀頭尋刀方

知錫爵死干卧中二人彼此相疑驚懼攘亂當有鄰人地方綁縛送官州官拷打追問二人店主張善不勝苦楚遂自誣服有王惠因快手不去亦來本店看知驚懼急赴許襄毅公進案下告准差人捉來未問公先自判曰一爲跟尋一爲店主動輒擗連肯殺人以自累乎必有別情夜間夢一無頭生員拉一無髮婦人來告前事公解曰婦人無髮必尼僧也想此生員必爲尼僧所殺明早提出問曰這生員往日宿歇在何處又問曰曾到土庵觀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六

一直方堂

否店主良久對曰這生員初到店內曾與我往庵內走一遭又問尼僧年貌老少對曰少而且美公曰此事必矣尼僧何名善對曰真靜差人去拿尼僧怕懼以身求脫差人李信畏法不敢依從解至案下公曰怪此卽夢中之人也你若從實說了我

不打你真靜對曰這秀才閑來庵內遊翫正看見我到晚他用白銀一錠求宿後來彼此情濃他將銀兩首飾盡與我不該又與和尚說了這秀才若死想是這和尚殺了復差前去人李信分付曰和

尚若走了。必拿徒弟。但和尚多有重名。恐或錯拿。悞事。又問尼僧和尚何名何寺。對曰名無塵。住光善寺。徒弟名月朗。亦在寺後住。李信到寺。無塵果先去矣。急拿月朗。月朗說無塵寄親之家最多。知在何家。不如粧做道人。各門化飯。訪察的當。然後可不然。則驚走遠遁矣。李信曰。是。遂訪數村。果在一家飲酒。李信稟官差人拿住。解到案前。無塵知事不諧。遂備將前情實告。與尼僧所言無異。公復追銀八十兩首飾二副入庫。將和尚問罪處死。復差王惠去原籍。叫一皐一夔來領贓。銀行至長垣縣。途間偶遇王一皐等三人。王惠俱告前事。四人抱頭而哭。忽然大風晝晦。四人投至前村一酒店。家男子不在。王惠窺見一匣無異前匣。王惠密與三人說知。遂問婦人。你家父子何往。對曰。從昨日去討酒錢。今日將到。王惠等密備器械。待其自至。至日西。父子帶酒果至。高聲問曰。你是甚麼人。四人齊聲曰。俺是拿賊的。即將父子縛綁。打問前銀不肯實說。婦人素恨前子。故視地下。王惠掘地果

得前銀。仍放此匣。帶人同至案下。公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可見人各有命。財各有分。不然。何相遇之巧邪。將賊送入獄中。遂出庫中前銀。付與二子。戒之曰。爾父不安。本分客死他鄉。幸得鬼神默祐。相遇頗奇。必二子之福也。爾之明見者。固有其數。爾父密藏者。必在棺中。爾當二分均分。各守其業。毋效前人之所爲也。二人痛哭叩頭而去。載棺到家。啓棺視之。果得銀三千餘兩。二人從命均分。其祖致仕知縣。每朝焚香祝天曰。願我許老爺壽享千歲。世做大官。後果然。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五

直方堂

### 夢雪鸞英寃

山東萊州人閻自珍。未生之先。其父閻瀾。與素厚友。柳某有指腹成親之約。後柳生女。名鸞英。閻生男。卽閻自珍也。二家遂情願。許結婚姻。柳後登進士。官至布政。閻瀾卒。教職清貧。歸家。柳因自珍家貧。遂有背約之議。鸞英泣告母曰。雖未過門。心已許之。他圖之事。有死而已。母告其父。雖陽許諾。而陰謀不改。鸞英竊知父志。終爲不改。不得已。乃密

央鄰家老嫗往告自珍曰妾有私蓄願君日暮挾歸則姻事可成自珍聞之喜不勝情遂與受業師二子劉江劉海詳言其故二人遂密定計設酒賀珍勸飲沉醉至期二人潛往柳家果得其財然江海平日嘗會飲于柳家其面目聲音使女識之鸞英覺其有異遂罵曰好狗賊詐取吾財明嘗告官江海恐洩其事遂殺鸞英併使女于地時夜將半自珍酒初醒始憶鸞英之約急往赴之至則已死于地矣顛仆屍上遺靴一隻驚懼奔走回家不覺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字一直方堂

印手血于門上明日官以手血之驗追珍于官不勝刑苦遂自誣服因無竟器贓私未曾申請明日許襄毅公適歷其地夜夢一女子無首跽而泣曰妾名柳鸞英爲劉江劉海所殺非閻自珍也又誣繫于獄公覺而異之鞫獄乃陽爲神鬼告語之狀汝名鸞英所告者何人少頃又曰汝告劉江劉海殺人未詳真僞吾當爲汝追問乃密捉江海于案仍爲鸞英在門前對訟之狀歷道其殺人利財之迹江海驚懼叩頭伏罪贓私俱明閻自珍得免後

因感激憤發讀書登科授官封鸞英爲烈女父事許公終身焉

見蛇明冤獄

費縣定慧寺一方大刹也四無居人林木可怖許襄毅公巡歷去寺二里許偶有三蛇當道逐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之狀公驚異乃命之曰若有冤抑當指死所吾爲汝白之蛇乃踴躍先行至寺傍一大水坑中不出公遂駐節令人泄去坑水三屍宛然枕籍于中取寺僧鞫之則利其攜致命者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三一直方堂

也僧遂伏辜人以爲神

聞聲申女冤

太守孫公遇天順中知吾徽婺源有處女爲強民所脇詭詈之被縊死是後府廷有呻吟之聲若訴冤者遇廉得其狀爲申其冤聲遂息

嗥犬得商甦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併其僕殺之仍以二僕屍壓

于商屍之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屍見矣。起屍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于朝。盡捕僧寘于法。

### 驗夢得周彪

成化間。牟倖爲江西按察使。夜夢在舟中。有虎身被三矢。登舟而咆哮。噩而寤。意殊不樂。明日以告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三

一直方堂

察佐有胡僉事者。頗廉明。知牟之行事多躁急。乃曰。公治獄得無有冤乎。牟艷然。胡唯唯而退。既而聞牟嘗斷吉安有一女子殺夫事。可疑。初女子許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同學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美。而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家疾其貧而殺之。冀欲他適也。遂訟于牟。牟乘怒不察。因按女有姦。謀殺其夫。蓋惡其家之不義。故被以



汚名耳。胡移文逮貧士之父，問之，具得其顛末。且問女與何人姦，則不得其主名，使媪驗其女。又處子，乃謂貧士之父曰：「汝子與誰交最密？」曰：「惟周彪耳。」胡沉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牟之夢是矣。越數日，移檄下吉安府，取高材生修郡志而周彪之名在焉。既至，觴之酒半，獨召彪于後室，屏去左右，引其手歎而謂曰：「牟公廉知若事，欲置若于極典，吾憐若才，且勸牟公以獄既成，不容反異。若當吐實，勿欺吾，則相救耳。」彪錯愕戰慄，卽跪悉陳之。胡錄其詞，潛令人擒其同謀者，具獄以白牟。牟卽日欲杖殺彪，胡止之曰：「須衆証以出其女，然後殺之，未晚也。」不然，恐有異詞。牟愧謝從之。一郡稱胡爲神明焉。

祝蜂得屍處

汪靜軒舜民成化中爲御史，巡按陝西。甘州人騎驢出爲盜，所殺莫得其屍。有蜂飛遶案下，舜民異而祝之。蜂去，止一土墳，發之得屍。盜遂服辜人以爲神。

鄭公斷疑獄

鄭璠知吳縣有朱氏子以販漆富謀殺弟母曲庇之官數易弗得其情御史以屬公夜夢所殺來懇語刺刺含糊莫辨似謂其嫂氏與兄手害之公曰是必斷其舌矣明日使人扶其口驗之果然獄遂成御史神之

才寬斷朱英

才襄愍公寬遷安人初知西安府有民失金于食店急白寬寬仰見飛鷹入有蜘蛛墜案曰店中必仁獄類編不卷之十六

直方堂

有姓朱名英者得其金詰得其人果出金以給失

者至今民謠曰才寬斷朱英

此出陝西通志寬于正德四年歷官工部

尚書總制三邊死虜難又嘉興志載正德申海鹽張敏知蘭州有郎失金而訴誦之無跡薦見豕突庭下皆有鴉蘊猪櫻菓敏悟曰櫻金者其屠戶朱英乎竟得其人出其金此二事適相類而皆出于陝又所斷朱英姓名皆同疑只是一人事而所傳有異同耳

陸遠稱神明

陸遠知海州一日行部有旋風三匝馬首遠疑有冤令吏卒邏察之有一人死樹下折擔尺許貫其喉乃土人房勒殺買牛商移屍于此密擒之一訊

而服。又過大伊鎮。有小犢鳴號于前。使人隨犢所之。盜牛者方殺犢母捕之。於是訟衰盜息。州稱神明。

### 天福理旋風

姚天福長憲遼東。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默然曰。汝冤。從我去爲汝理。至縣舍。風卽見。令縣以橐韉士覘之。信宿及蒼蒼而風息。得五屍。皆短衣。其一衣中得一小印。公下令居買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市辨之。賊果執。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五 一直方堂

### 鴉噪得商冤

盱眙有商乘蹇。驅蹇者隨其後。見二鴉爭枝墜地。偶攫取得一商曰。是不足當一嚮。何庸可縱之。去。吾以一嚮資給汝可乎。曰。然。發裹而金見。頗饒。其人盜心生。前途近夜僻寂。遂推商墮地。用鞭靶撞其喉。死。倒置之深窅中。挈裹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得屍。取鞭其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蹇者家。其人甫歸。金尚未發。見鞭色。沮吐實。令以抵死。而豢鴉籠中。每就

讞諸大吏。鴉皆從以嘴距示意焉。

### 郊蛇鳴商寃

湖州郡丞藍偉，鄧州人。嘗道其令屬邑時，適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公曰：必鳴寃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卽令斟去其水，得隻磨，再發磨，有伏屍而不知誰氏。公令徧求村中磨合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相其橐重，因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讞得實罪死，復移文招其子至，以其橐歸焉。

### 汪明夢池屍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直方堂

汪明，字廷瑞，黟縣人。以監生授湖口知縣。一夕夢大池側一人披髮帶水，訟其寃。明日往池中搜之，果得屍爲怨家所傷，治抵罪人，稱神明。

### 因夢得杜福

吳昂，海鹽人。嘉靖中任福建僉事，有告妻殺夫者。昂疑其獄，禱于神。夢一小兒據其腹，昂曰：殺其夫者必杜福也。踪跡之，果杜福。與其夫賈殺而取其貨，捕之一鞫，輒服。妻得不死，閩人呼爲神明。

### 周侯夢姜姓

嘉靖己酉盜發棲霞之藏令以罪藏吏吏與令交惡太守周公禱于城隍夜宿祠下夢得盜者姓曰姜書片楮示丞尉盜果出盡復其金

### 陳彝得發塚

陳彝青州人隆慶四年任嚴州府淳安縣民有先塚爲豪右所發者彝往按之夢一偉丈夫投二句云可憐千古興亡事只在今宵一夢中翌晨有以帕裹其頭顱如斗大來訴竊發者遂伏辜焉

### 蝌蚪訴商冤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六

民一直方堂

紹興郡丞張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拏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問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扇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此放生地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斧出三人死焉二僕有腰纏求之不獲必解金與購而纍纍者見故誘至此行殺而奪金也公命急捕之人

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而贖  
纏歸商。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終

仁獄類編卷之十六

直方堂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箴

從弟懋禮立之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敏速

凡二十四則

夫見鈍者迂于事。識遲者緩于幾。迂故多不斷之刑。緩故多積滯之獄。無論議刑之當否。何如卽此不斷積滯之餘。民之冤苦者。蓋什百矣。昔者聖人作易。以需爲事之賊。而於旅則曰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夫旅者寓而不居。暫而不淹。是故用刑者取象焉。蓋誠不留則當幾而斷無迂事矣。迎刃而解。無愆時矣。古之人能用此道者。片言折獄。其選也。下此則朱博之立剖。姚崇之應變。雖未必其盡合于制中之宜。然其敏速之才。則亦有可取也。諺云。一升米了官司。夫官誠立斷。一升焉足矣。何煩多米也。雖然。亦有不當速者。諺又不云乎。凡事都因忙後錯。了蓋敏速者。當事之斷也。詳審者。先事之周也。此又可

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者也爰彙敏速

一時決罪狀

陳矯東漢時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而決

剖斷旬日了

薛冑隋時除兗州刺史到官繫獄數伯冑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

二

直方堂

數日釋百餘

郎茂周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伯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伯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卽日詰根緒

崔昂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爲妾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椽盧斐



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鞫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卽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嘆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所憑甚以爲愧

### 晝夜盡決遣

宋王襄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者株蔓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閱月獄再空

### 齊賢命易舍

宋張文定公齊賢同平章事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使所能決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

三直方堂

也臣請自治之齊賢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趨徙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天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

### 默記以次決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置板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伯人以次決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爲神不復敢欺

伯康黜奪田

宋司馬旦字伯康溫公兄也歷鄭縣主簿鄭有婦  
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爲奸謾十  
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寃者  
以直

卽時誅惡黨

宋神宗實錄載呂居簡擢提點京東刑獄徐州人  
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爲變而運使不受  
理者居簡亟令改狀卽時捕其黨誅之詔遷一官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  
四 一直方堂  
已而濮州復有叛者民相挺驚潰居簡卽馳往得  
其首惡誅之因閱兵饗士奸不得發詔又遷一官

緘牒警欺調

宋錢勰神宗時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  
導人訴牒至七伯勰隨卽部決簡不中理者緘而  
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  
前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調曰無有勰曰汝前訴  
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數語卽吐服

宋陶節夫爲廣州錄事叅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爲盜旣累年後付節夫詰以數語元旣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恨

### 南公辨傷痕

宋李南公知長沙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卽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檉柳以葉塗肌則如青赤傷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知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

五一直一 堂

### 一問得隱金

宋滕元發知開封民王穎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日不獲且穎憤而致偃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卽得實反其金穎提杖仰謝失偃所在

### 決水一晝夜

宋蕭定基初監成都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

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定基定基曰約所以爲均卽不均約不可恃也乃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卽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

郎簡治偽券

宋郎簡知竇州有掾死子幼贅壻偽爲券以奪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於朝下簡劾治簡遽取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否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壻遂伏罪

府尹捕姦僧

仁獄類編入卷之十七 六 一直方堂  
宋某州某士夫攜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岬語妻曰待到某家借輪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爲驗時有僧亦泊舟客聞其言卽覓輪并紫衫來妻不復辨卽行乃至郊外入寺中一少年引入曰官人在此妻意夫在也隨少年入深巷數曲至一小室酒肴畢集少年去巾乃僧也卽強合之妻不從少年指牀上刀曰畏此不畏遂從之凡三宿引至土窖中階級凡七八曲方圓廣十餘丈一面窻明透地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堆土土外墻塹人迹不達

上下前後木板裝闔牀帳凳棹日用飲食器具等  
色色整齊羣婦聚居凡三十三人皆美色也寺中  
僧行二十餘人童僕十數人至暮則亂行淫穢十  
數日則置宴僧行列坐階上羣婦列坐階下酌酒  
供食婦女自相偶語皆宦家妻女有居此者十數  
年矣老者病者則又引出陸續有新至者每日羣  
僧出外見婦人有姿色者卽百計圖之得者先引  
入私室三五日方引至此至此則雜然矣一日引  
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羣婦問之乃某太守女全家  
在京候差因觀燈於人叢中與一婢女失隊一士  
人引之行曰路從此歸乃引至寺去巾僧也在其  
私室十日方送至此亦不復知婢所在諸婦人聚  
居日夕切齒無脫身計於中亦有二三健婦欲謀  
一夕各殺僧衆而脆弱者多恐不濟而不果每日  
僧多出外輪遞一二僧守窖一夕止有一僧宿羣  
婦問故僧曰今日皆送喪過海明日方歸是夕三  
婦人謀遁伺僧寢啓關尋路出窖外逾數牆得達  
大路問路歸臨安詣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宋孝宗

內禪恐明日宣赦尹卽日部伯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羣婦召主承領府尹到寺時僧衆適盡歸窖中備辦飲宴亦不知三婦人遁去也湖州士夫妻遂亦得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沿厝者曰適有轎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大驚遍索不得止於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飛追逐不及到街市交雜處不知所在也當府尹點集婦人姓名時某太守女問其婢時尚有僧數人未盡殺詰之云凡老者病者皆引出殺之瘞於寺後此婢想亦殺而瘞之矣掘之凡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貲云

嚴尉縛僞丞

宋理宗朝隆興府分寧縣有趙縣丞者魁偉豁達斷事明當憲司喜之宰嘗招同官及宅眷各會飲縣丞妻獨不飲且數垂淚宰妻怪問丞妻請間曰我夫昨任某主簿罷任在湖中被此寇將一家老幼童僕俱死獨留妾以爲妻就用夫主誥勅調此縣丞同行六人臂上各有三點號或爲書院官或

稱親戚晝則散處夜則同宿獨此寇能書判推以爲首妾不甘其辱耳宰妻聞之於宰時新喻縣嚴仁勇作尉以能稱宰密與謀促前筵散坐移入後堂不令諸廳人從入纔坐但見尉司人報提刑司有下上司文字請縣尉親拆嚴卽出黥弓兵盡獲丞廳人從復就坐搏丞縛之送獄取問是實具奏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司戶謀僞帥

宋端州趙司戶往赴調一日忽失其妻趙不復索

仁獄類編

卷之十七

九

直方堂

僞遭喪以歸後十年妻之弟至江陵忽見新帥之任有轎伯餘乘其第十轎中乃其姊也相顧久之莫敢發視次日復候之果然見輿中遺片紙於地曰明日可候於城隍廟次日至廟姊乘間以片紙裹金二兩叱之亟去視之云某帥盜也家五伯口皆盜姬妾皆士夫之妻女也令以金爲投牒費時孟珙爲閩制弟亟往告孟集官僚議曰彼五伯人皆盜未易制也緩之則逃急之則變奈何皆莫敢對有司戶某年二十許甫登第之任亟曰此事易

與耳。孟遽攜其手謂曰：君有何策？曰：此有水軍，令扼其上下流，毋使逃遁。設大宴，及其妻妾，犒其從兵於教場，伏兵殲之。以帥付獄，伏其辜矣。孟大喜，果獲焉。推勘具得其情，乃某官罷夔路倅盜殺之。江中以其誥勅改調至帥也。妻妾伯餘人，皆仕宦之妻女。其黨五伯人，晝則服役，夜則同其妻妾，以居。聞其事於朝，正其罪。趙之妻復歸於趙，餘皆訪其親而歸之。時祐年間也。

### 閱贖免餘盜

仁獄類編大卷之十七

六一 直方堂

宋王汝舟知南劍州，所部沙縣獲強盜十三人，已殺其首，餘皆當死。汝舟一閱贖，即得捕盜官利賞，增入贖之狀，不日而決，皆免死。

### 王暉出逮繫

元王暉至元中，授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伯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暉鞫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

### 王約釋官守



元王約遷刑部尚書富寧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庫官吏獲免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濕約謂必積氣所蒸且壞守者獲釋

許公發誣反

國朝許襄毅公進除御史有道士以黃白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為已功逮李伯口至京煨成獄下法司讞公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

端敏卽日決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 直方堂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胡端敏公世寧仁和人初為南刑部主事時西寧侯家訟更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公一閱得其情卽日斷決

水清去婦衣

魯永清蘄水人為成都守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飯未嘗舁炊有魯不解擔之謔臬長適有以姦訟者一曰和姦一曰強姦不能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魯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

自持隸無如之何魯公曰供作和姦罷訟遂決蓋  
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乎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終

仁獄類編卷之十七

三一 直方堂

仁獄類編卷之十八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篡

從弟懋禮立之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果斷 凡一十二則

夫蓄二三之見者滋羣猾之奸持不斷之謀者  
敗已成之事是故瓊蛇在螫則斷臂弗恤載璧  
遇蛟則負劍不顧此無他不以私愛留後害小  
不忍而亂大謀也往冊所載誅姦猾于頃刻決  
嫌疑於一言獄無不決之疑法有必行之厲此  
其人雖未能一一合于中道然于大易不留之  
義亦庶乎爲近之矣爰彙果斷

孟椒盟臧孫

魯臧孫紇被攻斬鹿門之關以爲奔邾自邾如防  
使請立後既立臧爲紇乃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  
盟我臧孫曰無辭將盟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  
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

仁獄類編 大卷之十八

一 一直方堂

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曰無或  
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  
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按臧紇之罪夫子有要辭矣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此

爲盟臧氏  
必當心服

### 烹阿封卽墨

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  
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  
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  
仁獄類編六卷之十八  
二 一直方堂  
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  
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  
守阿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  
苦日趙攻鄆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  
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  
譽者皆并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  
盡其誠齊國大治

### 終軍詰徐偃

漢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

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  
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有  
可以安社稷存萬民者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  
能誣其義武帝詔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  
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  
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爲一  
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  
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二國鼓鑄不足以爲  
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  
仁獄類編卷之十八  
三 直方堂

南近瑯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  
其鹽鐵偃度田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  
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更不能也何以言  
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  
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  
者非偃已前之奏無從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  
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枉尺  
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  
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

誣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命請下御史大夫徵偃卽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 不疑叱收縛

漢始元中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吏收縛

仁獄類編

六卷之十八

四

直方堂

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果來自詰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不疑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後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卽詐自稱詣闕遽召鄰里識知者張宗

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一云姓張名延年

### 何武斷遺劍

漢沛郡有富家翁年老且病有貲二十餘萬生男纔三歲失母又無親屬有一女適人甚不賢翁恐女爭其財產兒必不全因喚族人爲遺書悉以財產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可以此付之其後女將劍亦不與兒兒詣郡陳訴時何武爲太守得其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壻復貪鄙恐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亦必不能全獲名雖付女寔寄之耳夫劍者斷也限年十五智力亦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劍當明州縣得以伸理若凡庸何能用慮宏遠如是哉悉奪取財物以與兒曰敝女惡壻溫飽十年亦已幸矣於是論者悅服

### 鍾離奪常田

漢鍾離意爲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常第竝分居各得田十頃竝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竝妻子輒追計值作券復取其田竝兒長大訟

常掾史議曰竝孫兒遭饑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訟常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爲父遺常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稍以升合參取其田懷挾奸路貪利忘義竝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竝妻子衆議爲允

### 李昉折隋資

唐李昉武后時爲肅機時宇文化及子訴訟先蔭昉方食未卽判化及子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寃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

仁獄類編 卷之十八

六 一直方堂

### 程迥辯沒貲

宋程迥爲忝任尉訓武郎揚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委迥迥曰大烈死貲產可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

### 王衣詰范瓊

宋王衣歷大理少卿時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服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



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服矣。

### 婁機斷索價

宋婁機孝宗時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爲塋城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

### 李先奪寺田

宋李先爲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爲盜先詰其由卽斷奪田之半以還之

仁獄類編卷之十八

七 一直方堂

### 天爵証血衣

元蘇天爵擢江南行臺御史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卽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蹟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

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

### 遂寘於理

仁獄類編卷之十八終

